

这不是简单的一本书，
这是我心里的最远方……



AIGUODEREN
ZAIYAOYUANDECHENG

爱过的人 在——遥远的城

缪晓俊 著



有些人的爱情在心上，有些人的爱情在远方，
谁又知道思念有多长……
谨以此书献给所有异地恋者，
草木总会循序生长，候鸟总会飞回故乡。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繆晓俊 著

爱过的人 在 遥远的城

AIGUODEREN
ZAIYAOYUANDECHENG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爱过的人在遥远的城/缪晓俊著. —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4. 6

ISBN 978 - 7 - 5104 - 4491 - 3

I. ①爱… II. ①缪… III. ①言情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80251 号

爱过的人在遥远的城

作 者: 缪晓俊 策 划: 李 峰

责任编辑: 靳丽霞 特约编辑: 王 敏 李 丽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马正琴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

发 行 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 编 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刷: 三河市宏顺兴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数: 157 千字 印张: 7

版次: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 - 7 - 5104 - 4491 - 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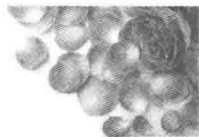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序：爱已成诗



阿奇娜

与君初相识 犹如故人归

推开门，便看见酒吧墙壁的电影打板上写着这句诗，随意的幼圆字体，泛着干燥的粉笔屑，亲切得似曾见过。

他就坐在打板下面的位置，见我过来，立刻起身帮我拉座位。拜托，这是酒吧，不是西餐厅，况且酒吧的沙发那么笨重。不过他头顶那句诗的光环，还是让我想起了一个人，我初中时候暗恋过的化学老师。

对的，他们的实质与表现，都像是化学反应一样让人捉摸不定。

你说这样一个木讷寡言的男人，他是如何写出那般清澈，干净，带着书卷气的忧伤，还有一点儿小聪明的文字呢？柔软得如同呼吸。

“轻描淡写呗。”

他写的故事刻骨铭心，回答倒是云淡风轻。他的写作经历，从开始到现在，的确是波澜不惊。因为喜欢，所以坚持；因为被喜欢，所以更坚持。

“看你的名字，我猜你是一个花花公子；看你的文字，我猜你是一个如花女子。为什么正确答案却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子？”

他终于被我逗笑了，旋即又有点儿忧伤，很认真地问我：“我真的老了吗，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新人。”

我拍拍他的肩膀，安慰他：“不是你老，是我太年轻。”一个90后女孩子，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无所顾忌，完全有资格唤一个82年的男人为老头儿吧。

是他的木讷让我更放肆，是我的放肆让他有一点儿放开了。他也说起了俏皮话：“所以我最喜欢装孙子，显得年轻。”

我们的谈话从他装孙子开始渐入佳境，谈笑风生，一团和气。我终于明白，他不是木讷，而是慢热。

还将旧时意 怜取眼前人

聊到热火朝天之时，我顺势问起了他的感情。文人嘛，谁还能没点花花事儿，女人嘛，谁还不爱八卦点花花事儿。只是，万分抱歉，猛料不猛，他的感情实在乏善可陈。

他连连解释：“你的思想意识有问题，理解极端错误。”

汗颜，他这般年纪，却暗蕴着这般清澄美好的愿望。我需要面壁思过十分钟。

“你还思念你的旧情人吗？”我充分发扬八卦精神，打翻可乐问到底。是的，打翻可乐，因为我又想拍他的肩膀，他若有若无地一闪，我拍翻了他的杯子。顺便鄙视一下来酒吧喝可乐的男人，



就算喝不得杰克丹尼，也应该喝点儿啤酒吧。

他一脸坏笑，“甭管多激动，拍您自个儿的肩膀。”

“不许闪，让我拍一下，然后回答问题。”我命令。

他果然听话，正襟危坐，被我狠狠拍了一巴掌之后，认真回答：“还将旧时意，怜取眼前人。”

瞧瞧，瞧瞧，这就是文人，连移情别恋都说得如此文绉绉，扮猪吃老虎，所以忠告各位姐妹们，不管你有多么母老虎，切记切记：不怕狼一样的男人，就怕猪一样的文人。

他含着嘴里的可乐，无辜地耸一耸肩膀，笑得很不好意思。哈，他居然还有美人沟。其实，一个男人不需要太帅，笑得好看就够了。

他说宅了太久，这个春天想走一段远路，一直向南，越走越温暖，直到看到海。

“或许，我会记得寄一张卡片给你。”他说得很不确定。他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，总觉得一切都不确定。他是一个闲散的人，总懒得去确定一切。

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

终于，我们还是由感情聊回了文字。他也重新回归了起初的安静，习惯地沉默，许多心事的样子。他的文字会让人变得沉静，心底仿若有小小的蜉蝣生物洄游，轻轻浅浅的心疼。

他带来了自己的第三部长篇小说，《爱过的人在遥远的城》，真的期待了很久，仿佛是茫茫人海中的一次重逢。

我不知道他的《爱过的人在遥远的城》，是期待旧情复燃，还是怜取眼前人，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结合。也许这本书能给我

们答案吧，因为这本书里，有许多他自己的经历，自己的情绪，自己想说的话，自己做过的事，自己曾经去过的地方。在这本书里，我们可以看见他的青春年华，还有爱。

从酒吧出来，走在 1912 街区，他走路很快，跨着大步在风里点烟。我远远地跟在后面。这城市果然是座古城，连路灯都泛黄褪色，把他的背影勾勒得恍惚又陈旧，之前在网络看过他 2003 年时候的照片，那个 45 度仰望的清瘦少年，如今已微微发福。人说少年显才气，中年露锋芒，他倒好，未到中年，已露脂肪。那么，就让我们允许他成熟吧。

他帮我拦了车，伸出手和我告别，我捧着厚厚的《爱过的人在遥远的城》手稿，空不出手握别，老男人的手我们不屑执，我们执子之书，与子偕老。

〔一〕春风一吹想起谁...001

我们沿着一条长满广玉兰的林荫路沉默地走，头顶有硕大的花瓣落下来，温润的月牙白，空气里弥漫了清冽的花香，被风扯着，绕着我们来回。

〔二〕阳光背后每个人都寂寞...027

我想改变一下我现在的西瓜头，想把刘海留长了梳到一边，或是染成金黄色，绾一个芭比娃娃头，总之头发就像是阳光娃娃一样，确实长势良好，可以随时改变。

〔三〕又寂寞又美好...048

房间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很旧的油画，斑斓的油彩已经开始剥落，画面是一条遥远的林荫路，没有尽头地通向远方，很像我和许安刚刚认识时，每天晚上走过的那一条。

C O N T E N T S

〔四〕北腿爸爸的夏天...069

舞台是露天的，几只汽油桶搭建的临时舞台，几个男生抱着几百块的二手电吉他，外加一个低级效果器和20瓦的音箱，清晨的阳光融融地镀满他们青春的脸庞。

〔五〕天空很蓝 我很孤单...091

我一直记得那晚的天空，墨蓝颜色，像是一匹稠滑的缎子，缓缓流动，角落里，不远不近，一枚细瘦的小月亮。

〔六〕你的唇沾染了谁的吻...112

灯红酒绿，纸醉金迷的时候，我还是偶尔会想起师范学校的那个草坪，想起我和董小武背靠背坐在草地上，月光如水，他弹着吉他唱歌给我听。

爱过的人——在遥远的城

目录

〔七〕有一种勇敢叫作原谅...133

我在胸口纹了一朵罂粟花的刺青，来自一张欧洲古董地毯的图案。我把身体最痛的部位留给了董小武，他是我的瘾。

〔八〕梦太脆弱，一放手就错过...153

雪还在下，好像永远都不会停一样，我站在昏黄的路灯下仰起头，忽然发现这一切好似一场梦境，最后的最后，我们竟连分别也不能。

〔九〕记忆里的童话慢慢融化...172

我站在窗前，看头顶的云朵，早晨的，中午的，傍晚的，看着灯火一点点蔓延，眼看着时间啊，夏天啊，我身边的人啊，静静地消失。

C O N T E N T S

C O N T E N T S

〔十〕我们都在漫无目的地怀念...193

我们就这样生活在同一座城市，也许他刚穿过斑马线，而我遇见了红灯。有些人，这一生注定是要错过的，是我们无法控制的，那就无法控制吧。

后记：素描时光...209

爱过的人——在遥远的城

目录

〔一〕春风一吹想起谁



我们沿着一条长满广玉兰的林荫路沉默地走，头顶有硕大的花瓣落下来，温润的月牙白，空气里弥漫了清冽的花香，被风扯着，绕着我们来回。

001

故事已经很久了，很旧了，是五年前？还是八年前？

同学会上，同宿舍的女生们争得面红耳赤，上铺的大姐甚至摔烂了手里的啤酒罐，她吼：“不是五年前，也不是八年前，就是昨天。”

那就昨天吧，因为它的确清晰如昨，从来都不用想起，永远也不会忘记。

锡罐翻滚，心事泡沫般沸腾。

记忆里，好像一直都是夏天，树很高，天很蓝，女生们每天抱着书跑来跑去，很忙碌，而现在却又想不起来，当时都忙些什

么。男生总是很悠闲，跨在图书楼的栏杆上抽烟，弹着吉他，唱着歌，吹着翻山越海的牛。

那时候的我跟现在长得一点也不像，有着很严重的婴儿肥。但在毕业之后，突然就瘦了，不可抑制的瘦，是因为思念吗？

这让我突然怀念起自己胖的那几年，好像胖的时光，都是开心的。

那一年，我家还住在老城区。有一天坐公交车回家，拥挤的人群中，一个男生推了推我的肩膀，“同学，让一让，你挡住我的信号了。”

我回头看他，一个蓝T恤的男生正踮起脚，拉长了手机的天线，“喂喂喂……”

车厢里有人小声地偷笑。

“我有那么胖吗？”我在心里难过。

晚上，在网上和王晚聊起最近看的一本穿越小说，她问我：“你最想穿越去哪个时代？”

“当然是唐朝，我的丰腴赛贵妃嘛。”我说。

她又问：“可是你那么胖，会不会卡在时光隧道里，去不了古代，又回不到现在？”

她这样说，我心里有一点点难过，我胖我知道，我可以自嘲，可是别人不应该奚落我。

我说：“卡在隧道里500年，我就会饿得瘦了。”

我去阳台转呼啦圈，下很大的雨，落在头顶的雨檐，哗啦啦吵得人心烦。

也是那一天，我突然决定去游泳，因为我看了一部电影，《五个扑水的少年》。



游泳课，头顶的云朵像一尾巨鲸，搁浅在城市上空，而我也像是一尾搁浅的鲸鱼一样无精打采地趴在游泳圈飘飘荡荡。旁边几个无聊的男生坐在台阶上讲八卦，一个头发染成绿色的男生真的很啰唆，鹦鹉一样。他居然又把那个超级老土的问题拿出来问：“如果你的女朋友和妈妈同时落水了，你会先救谁呢？”

也许是因为游泳池里泡着很多女生吧，所有的男生都说要先救女朋友，只有一个呆男生说要先救妈妈。他背对着水池，隔着蓝色的蛙镜看过去，只看见一个大大白T恤的背影，空荡荡的。

我想他一定很瘦吧？

教官抽完一支烟，跑回来，赶鸭子一样把那些男生又全都赶回游泳池。刚刚那个男生突然一回头，看见我在偷看他，好尴尬，而且，他居然叫起来：“各位快看，这位女同学居然有三个游泳圈！”

所有的人都笑哈哈地朝我这边看过来。

我难过地摸摸肚子上的赘肉，红了眼睛，还好我戴着蛙镜，没有人看见我的难过。其实我多想我肚子上的赘肉真的是游泳圈，那样我宁愿被淹死，也要立刻把它们摘下来。

那个讨厌的男生，还在笑，还在笑。教官本来是在训斥他的，可是说着说着，居然也忍不住笑出声来，这下所有的人笑得更凶了。

有个女生笑到呛水，然后我便看见刚刚还在嘲笑我的那个男生赶紧游过去，心疼地拍拍她的背。

“有那么好笑吗？这么蹩脚的幽默。”我想。

那个女生一定是他的女朋友吧，非常好看，瘦瘦小小的，戴

一顶玫红的泳帽，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。其实，那个男生也很帅，高高瘦瘦，剑眉星目，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，笑起来的时候，居然也有两个小酒窝。

可是，他为什么那么讨厌，拿我出糗，去逗另一个女生开心。

两对酒窝，盛下的全是我的眼泪。

没有等到游泳课结束，我便跑回更衣室了，一个人蹲在衣柜和衣柜之间的夹缝里难过。但是，等我难过完之后，突然发现自己卡在夹缝里出不去了。我使劲地挣扎，使劲地挣扎，也挪不动那巨大的铁柜子，也不知道我刚刚是怎么挤进来的，也许是悲伤的力量吧。

我像是一只丢了壳的软体动物，一点一点地挪动，一直到天黑，才把整个身体钻出来。我还来不及出去，便又有人进来，居然就是那个笑到呛水的女生。她穿一双和泳帽一样图案的玫红人字拖，嗒嗒嗒，走得大声又急促。

我害怕她看见我，又要笑，又要奚落我，立刻重新缩回去。这夹缝还真奇怪，像一个捕兽器，进来容易出去难，而我只能蜷在里面，捂着胸口，像是一只悲伤的小兽，害怕慌乱的心跳会出卖自己。

天越来越黑了，可是那个女生迟迟都不走，而我就只能被卡在角落，动弹不得。真希望突然从衣柜里跳出一个外星人对我说：“我来接你回家……”

和她一起的男生不停地在更衣室外喊：“林唱，你到底怎么了，你出来说好不好？”

女生的声音很委屈，“你不是说要先救你妈妈吗，那你去救



啊，还要管我做什么？”

男生解释：“这只是个假设而已，你干吗要那么当真？”

女生快要掉眼泪了，声音变得低哑，“只是一个假设而已，你都不肯先救我，你想过我的感受吗，你想过别人怎么看我吗？”

我也不知道他们吵了多久，直到我的腿和胳膊被卡得都麻了，外面才渐渐安静下来。我又等了一会儿，确定他们真的是走了，才又一次一点一点把自己挪出来。

那个男生还蹲在更衣室门口的花坛上，低着头，闷闷地抽一支烟，看见有人出来，立刻抬起头，看见是我，又难过地低下头。

我说：“更衣柜上面的窗玻璃碎了，她可能是跳窗户走了吧。”

他不说话。

我又说：“太晚了，我先走了。”

跑过他面前的时候，他突然叫住我：“喂……”

我也不知道他要说什么，但我还是停下脚步。

他说：“你不会就这样穿着泳衣回家吧？”

我这才发现，一直顾着哭了，我还没有换衣服，被他说，才感觉到了冷。初秋了，有黄了的叶子从遥远的天空飘落下来，天气不知不觉凉了。

我又重新跑回更衣室，打开柜子。谁知道，我刚把衬衫穿上，来不及系扣子，他就进来了。

我惊恐地看着他。

他说：“我可以抱你一下吗？”

我来不及拒绝，他已经张开双臂，朝我走过来。他的个子很高，胳膊很长，箍得我喘不过气来，好像要一下子把我嵌进他的身体里面一样。

他的T恤上有淡淡的烟草味道，我不知道他抽什么烟，很特别的味道，有点像柚子的苦涩气味。

我使劲地挣扎，用双手抵住他的胸口，可是他的怀抱比那个该死的夹缝还要狭窄。他把脸埋在我的头发里哭了，肩膀剧烈地抖动，发出断断续续的抽泣。我能感觉到他的泪水顺着我的发梢，流过额角，流过眼角，流过嘴角，咸咸涩涩。

我不再挣扎，双手抓紧来不及扣上的衬衫，任他抱着，甚至有一丝心疼。现在想来，16岁那年的自己，一定是把心软也当成了爱。

从游泳馆出来的时候，已经很晚了，路上一个人也没有，我们两个人沿着一条长满广玉兰的林荫路沉默地走，头顶偶尔有硕大的花瓣落下来，温润的月牙白，空气里弥漫了淡淡清冽的花香，被风扯着，好像总是绕着我们来回。

一段很大的斜坡，他跨在自行车上，回头喊我：“上来。”

我抓紧他的T恤，风声在耳边呼啸，他回过头跟我说话，说得很小声，我听不清楚。等停下来，我再问他，他又说没什么，奇怪的男生。

他一直送我到楼下，然后跟我说晚安。我噤噤地跑上楼，打开窗子，看见他还没有走，坐在楼下的花坛上，拆开烟，背过身去，用手护着打火机。指尖的碎光明灭，亮起的时候，觉得他好真实，就在眼前，暗下去的时候，又觉得他好像一下子就不见了，那么虚幻，像是海市蜃楼。

夜空是明亮的赤色，我趴在窗台上，看着看着，居然睡着了，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走的。第二天醒来，觉得好像是一场梦，却